

〔巴西〕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

蔚玲 译

我亲爱的小玫瑰



一条独木舟只不过是一棵树

树的思念深重，因为耐心让我们成材

小玫瑰

一部带着火一般温柔的率真之作

《我亲爱的甜橙树》

作者若泽·毛罗·德瓦斯康塞洛斯成名作

没有温柔的生活毫无意义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—2015—8708

Rosinha, Minha canoa by José Mauro de Vasconcelos

Copyright © 1963 Editora Melhoramentos Ltda., Brazil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.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亲爱的小玫瑰 / (巴西) 德瓦斯康塞洛斯著; 蔚玲译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02-011120-6

I. ①我… II. ①德…②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巴西—现代 IV. ①I77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2092 号

责任编辑 王永洪
责任校对 韩志慧
装帧设计 马诗音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1 千字
开 本 850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10.625 插页 2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120-6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柴声里的罗曼斯



MINISTÉRIO DA CULTURA
FUNDAÇÃO DE CULTURA NACIONAL

One published with a grant from the
Brazilian Fundação Cultural

BRASILIAN FUNDATION OF CULTURE



MINISTÉRIO DA CULTURA
Fundação BIBLIOTECA NACIONAL

Obra publicada com o apoio do Ministério da Cultura do
Brasil / Fundação Biblioteca Nacional

巴西文化部 巴西全国图书馆基金会资助出版物

献给

奇奇洛·马塔拉佐

谷

谷



一点说明

从前，我在写作的时候，温情流于笔端，心里却惴惴不安。

我总让我的小说带着血性，并被打上“阳刚之气”的标签。

正是在四十岁的时候，我终于不再害怕流露全部的温情，这本率真之作从我带着火一般温柔（几乎从来没有人接受这份温柔）的手上流淌而出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读一读吧。我相信，在读者面前，我不必向大家道歉。

那么，请读——

我亲爱的小玫瑰

目录

1 第一部

植物王国

第一章 情话 / 3

第二章 凡人故事 / 13

第三章 森林里的故事 / 35

第四章 温柔的夜 / 101

第五章 一条善良的河 / 121

第六章 一双白色木屐 / 153

第七章 暮年的歌谣 / 187

191 第二部

小玫瑰，我的挚爱

第一章 无歌的夜 / 193

第二章 乌鲁卞卡 / 211

第三章 玛丽亚·安东尼亚的歌 / 233

第四章 卡拉曼丹 / 257

第五章 醒悟 / 281

末 章 小玫瑰，我的挚爱 / 301

第一部
植物王国





第一章

情 话

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：泽笑咪咪的，因为他又一次感到生活简直美极了。

正因为如此，船桨轻柔地划动着，“哗——哗——”的水声竟几乎变成了一首音乐，独木舟轻快地滑行，仿佛飞一般。

暖洋洋的太阳带着睡意躲进了云彩里，渐渐西沉，傍晚来临了。万籁俱静之中，裸颈鹤迈着细长的腿在白色的

河滩上漫步,它的样子丑陋,步履摇摆不定,可当它一飞冲天的时候,却美得无与伦比。

一阵凉凉的、凉凉的风吹过,赤裸着上身的泽打了一个寒战。不过,就连这也是美好的,因为夏天里能有这样的凉爽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。

泽开心地笑着,他想起了在篝火旁度过的那些夜晚,想起了吞噬干柴的红色火舌,想起了环绕四周的星光世界,想起了人们的谈话,还想起了将饱受日晒的身躯蜷缩进薄薄的被子里睡觉,以此抵御长夜的习习凉意的那种感觉。

四月就要过去。大雨,那只是来年的事情。星星点点的小雨也许还会下,整天下雨的日子也许还会有,可是,更大的或更长时间的雨是不可能有了。

泽望着河水: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敢于用长满老茧的手撑着长长的船篙,或者用力划动船桨,让自己的心狂跳不已,让自己热血沸腾,让自己冒险逆流而上。那是险象环生的一程又一程。阳光下,远远望去,整个森林仿佛生长在天上,而不是生长在地上。

又是一阵凉爽的风。泽用力划了一桨,似乎是在对上
帝说:



“下午好，美丽的夏天，你满怀温柔地到来啦。”

上帝只是微笑，没有回应。泽继续划着桨。

现在，他无心欣赏风光，又琢磨起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情。

三天之内，自己将到达石矶。他们为什么捎来那个口信？当那个印第安人把独木舟泊在河滩上的时候，自己正在捕鱼、腌制小鱼，过着心满意足的日子。

“有事吗，安德杜拉？”

安德杜拉把独木舟拖上了沙地。

“泽，来了一个人，他说他是大夫。可以相信他，他带来一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，另一个箱子里面装了很多药品。”

“他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安德杜拉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玉米叶，在手掌心里卷起了“大炮”。

“你也来一支？”

“这种烟很呛，我不大喜欢。”

印第安人看了看晒在太阳下的鱼，蹲在了地上，一边大口地吞烟吐雾，一边眯着小眼睛欣赏着下午的美丽风景。他抽完了烟，脱掉衣服，钻进温暖的水里，然后，甩了

甩长头发,重新穿上衣服,在泽身边坐下来。这是他的好朋友!是所有印第安人的好朋友,不管是卡拉雅人,还是雅瓦埃人。听说泽去欣古^①的时候,还曾经与各种奇奇怪怪的印第安人交朋友。从卡马尤拉人到名字十分拗口的大嘴唇的印第安人,那是特舒卡拉玛埃印第安人,其实,不过就是大嘴唇的卡亚波人。

“你去吗?”

泽的心怦地跳了一下。他烦躁地皱着眉头,试图驱散不好的预感。

“那人到底什么样?”

“大高个,头发有些黄,身体很壮,因为天气热,他总爱换衬衫。如果脱掉衬衫,他又受不了蚊子,因为他的皮肤很白很白。他的胸胖胖的,肌肉发达,就像你一样。刚来的时候,他挺着大肚子,可他好像不大喜欢我们这里的饭菜,现在有些瘦了。我看,他是格雷戈罗神父的兄弟,就是那个已经在阿拉瓜亚河住了差不多五年的那个神父……”

说完,印第安人不吭声了,等待着泽的下一个问题。

① 巴西印第安人保留地。



“他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是来给大家看病的。他给所有的人打针，分发
了很多药品。小伙子！他还给老人打针……甚至给得了
疟疾的人看病，让他们很快退烧……”

“他怎么知道我？”

“是这样：有人找大夫看病，他总要问：‘还有谁没有
来？’再有人来，他还是这样问：‘还差谁？’……后来，有
人说你没有来。因为我要到这里来，他们就让我来找你。
好啦，我已经把口信带给你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

泽挠了挠长得相当长的卷发。那个白人占据了整个
脑海。

“安德杜拉，今天你就在我这里吃饭吧？”

“我还要住在你这里呢，这样，咱们可以好好聊聊。”

“对啊。咱们很久没有聊天了……”

“你的干儿子卡纳里长大了。”

安德杜拉笑着，想起了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，一时
间甚至有点儿想家了。

“我给你一些甘蔗糖和鱼钩，你带给他，好吗？”